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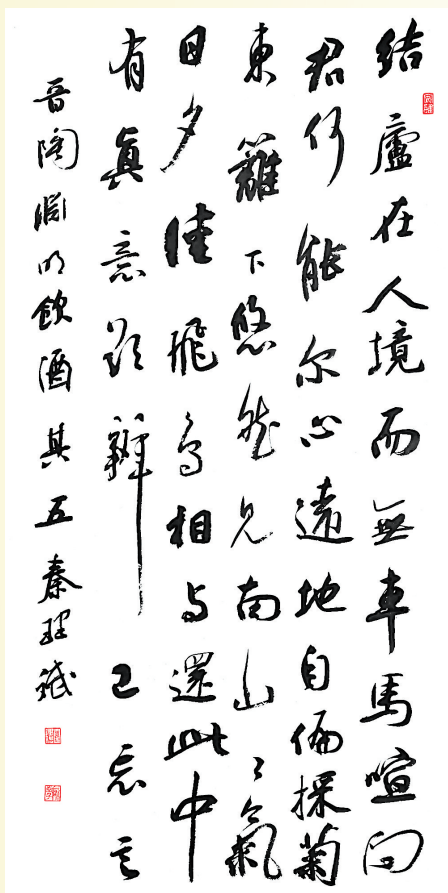
卢梅坡《雪梅·其二》

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书法情缘，一段源于热爱、忠于坚守、归于本心的翰墨生涯。秦理斌，1955年出生于甘肃礼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如今，古稀之年的他，已与笔墨相伴六十余载。回溯书途，他勤学不辍，始终坚守着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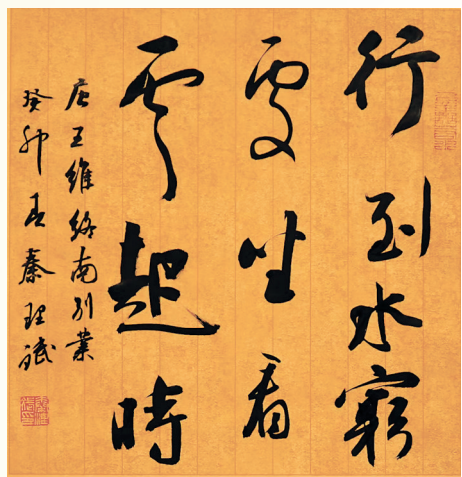
笔墨逐光

——秦理斌的写意书法之路

□ 平丽艳



陶渊明《饮酒·其二》



王维《终南别业》

年，他进入无锡市书法艺术专科学校函授学习，课程涵盖技法、理论、楷书专攻颜真卿《颜勤礼碑》、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行书研习《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》，草书研习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与孙过庭《书谱》，篆隶书则研习邓石如《石门颂》。尤其在楷书上用功最勤……经过系统学习，他彻底纠正了早年不规范的练字方式，技法和理论基础日渐扎实。

1986年，秦理斌的硬笔书法亮相中国美术馆。站在自己的作品前，回望乡间以树枝练字的岁月，他百感交集。此次经历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，更带来了书法教学的机遇，此后，他逐渐在书坛崭露头角。

1991年至2000年，是秦理斌书法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十年，他目标明确，要形成个人风格。在坚守朴拙厚实、含蓄淡雅基调的同时，他主攻魏碑、汉碑、《平复帖》与钟繇《荐季直表》，从《魏孝昌造像记》中领悟力度、厚度与巧度的统一，从汉隶中汲取雄浑气象。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展览，斩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等殊荣。他还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迈出坚实步伐。他总结出“学书三要”：兴趣为导向，恒心为根本，思考为关键，强调“高处取法，实处着手”，这既是他的学书心得，也是对后辈的谆谆教诲。

面对成绩，秦理斌并未止步，而是陷入深刻反思：长期以参展为目标，涉猎过杂，未能深入专一，距离真正的艺术本心渐远。于是，他毅然调整方向，深耕经典，以“二王”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为核心主线，兼习钟繇、颜真卿、褚遂良、杨凝式、怀素等大家之作，尤其以杨凝式为重点研习对象，魏碑中偏爱《六十人造像》拙中求秀的韵味，至今仍时常临习。为戒骄戒躁，他以“卧薪尝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”为座右铭，刻章自勉，时刻提醒自己书法艺术无捷径，唯有沉潜深耕方能有成。

深耕传统

新世纪以来，秦理斌将更多心思放在潜心研习传统上，他一边深耕写意书法，书法风格愈发沉稳厚重，一边通过国内外交流展览，在实践与传播中不断提升自我。在国内，他先后在兰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郑州、银川、西安等地办展交流；2009年获“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，受聘为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、馆员，并

担任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；2010年被中国书协评为“中国书法进万家”全国先进个人。国际交流方面，他先后赴澳大利亚、新加坡等国家考察，并赴欧洲、中亚多国开展文化艺术交流、展览讲学，以笔墨为媒，搭建起书法与各国文化沟通的桥梁。在持续的交流与实践过程中，他愈发坚定地认为：写意书法的核心在于传情，唯有笔墨承载真情实感，才能跨越文化界限，引发共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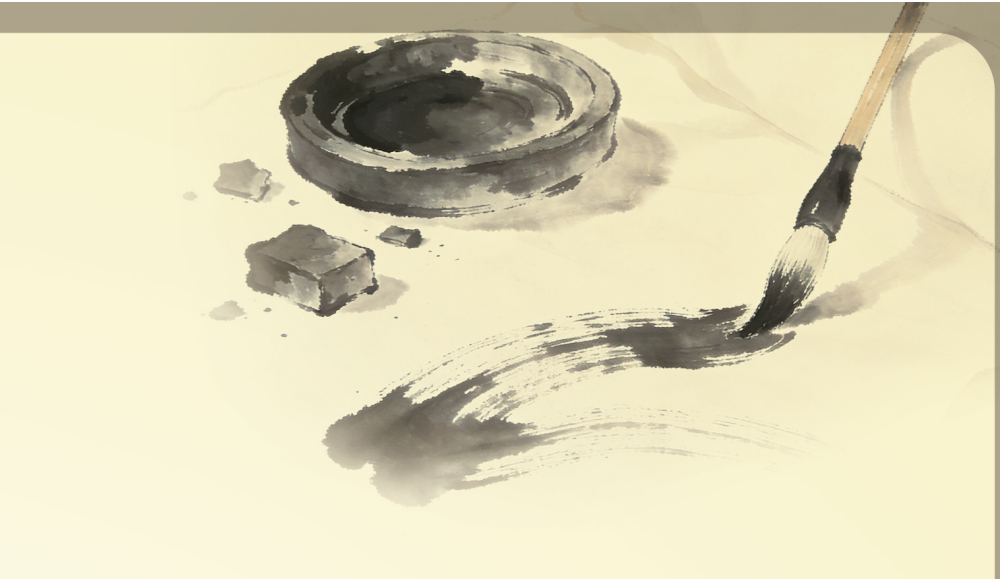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4月，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“诗书成韵——秦理斌行书小品展”成功举办，成为他写意书法实践中的重要节点。此次展览集中呈现了他多年来在写意书法上的探索成果，作品以古典诗文为载体，涵盖魏晋（陶渊明、王羲之）、唐诗（王维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）及禅意诗等题材，分为清雅、豪放、禅意三个系列，以笔墨融汇诗意，传递“以情取笔、以笔传意”的艺术精髓，实现了笔墨与意境的高度统一，其中4幅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同年8月，他在兰州举办汇报展与学术研讨会，让“诗书相融”的艺术魅力被更多人感知。

笔墨传情

六十余载墨海行舟，秦理斌的人生追求与书法境界同步升华。早年自拟“耕砚田苦中取乐，寻墨趣梦里求和”，是他以苦为乐的生动注脚；中年以“卧薪尝胆”刻章自勉，是他沉心用功的坚定信念；后来书写“躬耕传道”，将其作为新的人生指引，以传授书道、弘扬文化为己任；近年来，他书写新的座右铭“冷眼看世界，热心对山河，静笃志不已，从容过生活”，这既是他当下的心境写照，亦是对书法艺术通透从容境界的不懈追求。他还总结出书法三重境界：初看写字，只觉笔画简单、无甚神奇；再看写字，方感门道深邃、难有终期；三看写字，又归之于了然通透，不过如此。这三重境界的流转，正是他学书心境的真实变迁。

秦理斌的写意书法历经理念觉醒、风格突破、体系构建、境界提升四个阶段。他从追求形式之美，转向追求情感与精神内核，深刻领悟技法为“器”、心神为“魂”的内核，提出“求美—求真—化境”的艺术理念，让笔墨随情感与内容自然流动，逐步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。2019年，秦理斌出版《流动的线条——中国书法鉴赏》一书，系统阐述“书法线条是心里的气、精神的劲儿”的核心观点，将写意书法理念理论化、体系化。2024年，他以“辛泉”为笔名（“辛”寓意学书之路的艰辛磨砺，“泉”象征笔墨艺术的生机永续），在西安举办“秦缘墨韵·龙舞长安”书法展，通过百余幅不同阶段作品，完整展现数十年写意书法探索之路，获得业界高度评价。

秦理斌用六十余年坚守，走出了一条植根传统、笔墨传情、以书载道的艺术道路。他的书法风格历经两次重要蜕变，如今仍在追求突破，虽知至高境界难以企及，却愿以一生奔赴。（本文配图由秦理斌书法作品）

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”是《二十四节气歌》中对春季六个节气的概括。其中，当节气的轮转将时光带入清明，这个承载着千年华夏情怀的时令节点，便宛如一扇通往历史深处与自然怀抱的窗扉，被轻轻地推开了。在古诗词的墨香里，清明的景致、情思与哲思，穿越时空，熠熠生辉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唐代诗人杜牧把清明的忧郁气息与旅人的孤寂心情描写得浑然一体，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清明主题诗歌。每逢清明，连天地都处在惆怅中，在向人们逝去的亲人，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。而匆忙赶路的人，更是黯然神伤，泪湿胸襟。

清明，在仲春和暮春之交，这一时节，春光和煦，气温渐升，大地呈现出一片春和景明之象。清明来了，播种的季节也就到了，农谚有云：“清明忙种麦，谷雨种大田。”“清明雨星星，一棵高粱打一升。”同时，清明节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，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这两大传统主题从未改变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因而，每到清明之时，多愁善感的诗人们便不惜笔墨，纷纷吟诗赋词，为后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。

楼外清明雨，小径杏花春。清明，既是一个节气，又是追思故人的传统节日。在这个独特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心情一半明朗，一半黯淡；既缅怀故人，也憧憬未来；既留恋故乡，也遥望远方。依照旧俗，清明前几日需禁火，至清明才换新火，是为寒食。在历史发展中，寒食与清明逐渐融合，尤其是中晚唐之后，清明与寒食常同时在诗中出现，如唐代白居易的《寒食野望吟》里就有“乌啼鹊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”之句，便是将清明与寒食并列。

清明正值万物生发之际，象征着自然界的循环更替。中国人选择在这个草木逐渐繁茂的时节祭奠先人、慎终追远，体现了对生命的思考与追寻。北宋王安石回乡为父亲祭祀扫墓时，看见杨柳千条，思绪起伏，于是写下“更倾寒食泪，欲涨冶城潮”（《壬辰寒食》）的诗句。诗中用比喻与夸张的修辞手法，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哀思之情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清明时节，梨花风起，草长莺飞，许多诗人都忍不住描绘这个美好时节。如“花落草齐生，莺飞蝶双戏”（孟浩然《清明即事》）；“二月和风到碧城。万条千缕绿相迎。舞烟眠雨过清明。”（晏几道《浣溪沙·二月和风到碧城》）。柳永曾作《木兰花慢·拆桐花烂漫》，记述北宋汴京清明游春的盛况：“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，洗清明。正艳杏烧林，细桃绣野，芳景如屏。倾城。尽寻胜去，骤雕鞍、绀辔出郊坰。风暖繁弦脆管，万家竞奏新声。”踏青的人们在色泽绚丽的桐花间流连，经微雨清洗的桃杏芬芳娇艳，游人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，春风送来悠扬的弦乐声，沁人心扉。

宋代程颢在《郊行即事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况是清明好天气，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他认为春天是万物复苏、碧绿苍翠的季节。在清明节，应到郊外尽情游赏春色，但不亦乐乎而忘返。”“苦吟”诗人贾岛清明节也未闲着，“今日清明节，园林胜事偏。晴风吹柳絮，新火起厨烟。”诗人邀三五好友，在和煦的春风中小聚，柳絮随风飞扬，清明乞新火过后，人们的厨房里升起生火做饭的轻烟。这首诗让人在通俗易懂的言语中，看到了诗人愁苦



踏青写生 盘小美

的一面。有人伤离别，有人忙相聚，也就有人看着满目荒冢，抒发自己的情感。这个人就是黄庭坚。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”他把春天怒放的桃李花与荒野下的坟冢拿来对比，两种极具反差的事物，瞬间便引出对生命价值的探讨。

如果说杜牧的《清明》是远在他乡的孤寂忧伤，那么白居易的《寒食野望吟》则是扫墓人自己的哀痛。“棠梨花映白杨树，尽是死生离别处。冥冥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”站在已故亲人的墓前，看着春风吹起的纸钱漫天飞舞，人在旷野哭泣，九泉下的亲人却鸦雀无声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，非常具有共鸣效应。

燕子来时新社，桃花花开清明。清明节到来之际，我们除了穿行原野寻根祭祖，还应跨越历史，去领略古诗词里的清明节。



尽享春光 田蹊

古诗词里的清明

□ 张文进